

## 清末廣東《時事畫報》圖像視野之觀念述評

### The Concept Evaluation of the Image Vision in *Shi Shi Hua Bao* in Guangzhou in Late Qing

祝 均 宙<sup>\*</sup>

Zhu Jun-z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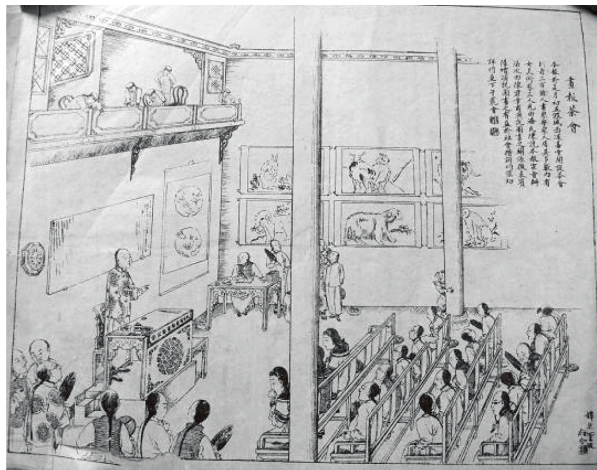
#### 一、前言

《時事畫報》1905年9月正式出版於廣州，它是廣東地區出版的第一份石印畫報和辛亥革命初期南方地區出版的最有影響的圖文文獻。出版期間，中國社會正處於封建專制統治向半殖民地國家轉型的前夕，甲午中日戰爭、戊戌變法失敗、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犯京、辛丑條約簽訂、各省市的路況鐵礦爭權奪利等，使得原本就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滿清政府猶如一個疾病纏身的待斃老人，社會各種矛盾異常糾結和激烈。正是在畫報創刊的這一年，以孫中山（1866-1925）為首的中國同盟會的一批革命黨人，形成了中國政治社會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他們以有別於君主立憲觀念為核心的康梁思想，提出了以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路線的政治綱領以及實踐活動，這一切開始影響著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一批中國有識人士，正是在這種時代

---

\* 作者係上海圖書館退休研究員。

的轉型潮流裡，為喚醒這個被西方世界稱作為東方睡獅的過程中，在「國族沉睡」的「漸醒」吶喊聲與實踐行動中付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時事畫報》的圖像文獻也反映了時代進程中的這種變化和痕跡。僅從刊物標注出版日期的小細節審視，它不同於同時代出版的絕大多數報刊都以歷屆清朝皇帝名標注出版日期，而是採用了中國傳統的以干支紀年，隱約地表達了自己的反清立場。該刊每十天出版一期。



圖一：1905年第1期《時事畫報》創刊號上刊登的〈畫報茶會〉新聞畫，記載了畫報社召集2百餘人的茶話會，宣解本刊創編的宗旨。

刊物的創編隊伍明顯強勝於同時代的同類畫報，力量雄厚。從刊物提供的訊息源來說，其發起人為高卓廷（1879-1951）。刊物下設撰述和美術兩個分部：撰述分部編輯由毅伯擔任，撰述員共達12名，均以筆名撰文，他們是蘭夫、情俠、渾公、癡漢、溫文狂俠、陶陶、憤子、魔劍少年、嘎嘎、小配、斃子，這些筆名多少都帶有那個時代的特殊印記，隱喻著他們憤慨滿清政局，希冀改變社會現實的迫切願望。美術分部有名可查的就達28位，他們均以實名署名，如

馮如春（潤芝，1852-1937）、何昺（劍士，1877-1917）、伍德彝（乙莊，1864-1928）、潘達微（鐵蒼，1881-1929）、高麟（卓廷）、陳樹人（1884-1948）等。這批人幾乎囊括了這一時期活躍在廣東地區的一批美術家。兩支隊伍中有的人本身就參加了晚清革命團體同盟會，其中一些人在孫中山的授意下，開始籌辦《時事畫報》這份中國內地第一份同盟會的圖像輿論喉舌。從刊物發表的實際圖文審視，這兩批人並不像上述名單裡各司其職，圖文分界如此分明，許多人是圖文並撰，尤其像高卓廷、潘達微、陳垣（1880-1971）、高劍文（生卒年不詳）、何劍士、黃小配（1872-1913）、陳初生（生卒年不詳）、鄭侶泉（生卒年不詳）、陳樹人等更是刊物的中堅力量，他們發表了大量針對現實社會政治、經濟、外交和社會領域的政論文章、時諧圖畫和文學作品。他們創辦此份刊物是十分良苦用心的。

據畫報出版期間所發表的重要史料匯總，從觀念史的角度審視，畫報內容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其創繪者們的視野主要集中在國家政治觀念、社會風俗觀念、美術觀念和女權觀念四大領域，兼及消費文化和戲劇觀念領域。在創編者們的圖文筆下，其時的晚清社會已處在「已同長夜，刮明鏡而難光，眾生半入鼾鄉，憾洪鐘而不響，沉沉大陸遍是愁城，莽莽神州已無淨土」的國境現實中，他們懷抱著「激發人群之宏願，屢提倡風化之熱誠」之決心，以「具林肯之苦衷，披盧梭之巨制」為楷模，「檢事興懷，感時增慨」，「用搖海獄之健筆，快描變幻風雲；仿福洋喻吉之前模，熱望文明社會」<sup>1</sup>之到來。他們不只一次地強調，本畫報的出版宗旨是「以警國民眼簾，觸國民視線者乎」，為「繕警醒圖為最初目的，以深入人心為最後希望，有照幸福於社會者」。<sup>2</sup>在他們的意識中希望出版的本刊能超越同時代發行的畫報。他們甚至隱約地批判清末風靡一時的上海《點石齋畫報》、《飛影閣畫報》、《圖畫日報》等，只是「娛情悅性」的畫報：「曩者申江嘗

<sup>1</sup> 初生：〈時事畫報出世感言〉，《時事畫報》1905年第1期，頁25。

<sup>2</sup> 隱廣：〈時事畫報緣起〉，《時事畫報》1905年第1期，頁30。

設畫報矣，然墮於風流而自賞惡習，與國家觀念絕無斯須之影響」，<sup>3</sup>而本報「實為動國家之觀感」，實現其「警醒圖新」、「色相都超」、「新想自高於上海（上海曾辦畫報）」<sup>4</sup>的初衷。刊物之所以取名「時事」也與創編者們再三強調的「動國家之觀感」的理念密不可分。其時，廣東各地正在掀起抗美拒約的愛國運動，而且正是「拒約風潮最劇烈之時期，《拒約旬報》出版於七月下旬，馬潘夏三子（因參與該運動而被捕入獄）被拿於八月初旬，本報出版乃在八月下旬，因此「本報命報名曰時事，本義即為紀念八月之拒約之時事」。<sup>5</sup>一年後，在編者的視野裡，「時事」中所包含的國家「觀念」已從創刊時的「俠義」概念擴展至「廣義」概念，在時間空間上，所報導的圖文，在創編者們的意識中不僅僅是反映時事的即時工具，而是希望它們能成為喚醒震敲那些尚處在朦朧睡眠中民眾的一副「付諸國民之耳鼓也」。<sup>6</sup>該畫報「仿東西洋各畫報規則辦法，考物及記事俱用圖畫」。<sup>7</sup>從觀念史的角度審視概覽這份晚清畫報的全部圖文，大約可從下述的四大空間領域體察創編者們「以開通群智、振發精神為宗旨」<sup>8</sup>的良苦用心。

## 二、國家政治觀念視野領域

這裡包括國家政治、外交、經濟等領域。在這批創編者的心目中「國家觀念」包含著振興中國和光復漢族的政治理想，他們熱切盼望的未來中國是「洗專制之黑暗，揚民族之光榮，凌歐加米（美），近蹴東瀛（日本）」，是「賀我漢族，從此飛揚，厲乃精神，虎躍龍驤，

<sup>3</sup> 隱廣：〈時事畫報緣起〉，頁30。

<sup>4</sup> 隱庵：〈發刊辭〉，《時事畫報》1906年第1期，頁17。

<sup>5</sup> 陶陶：〈本報出版一周年紀念文〉，《時事畫報》1906年第26期，頁13。

<sup>6</sup> 陶陶：〈本報出版一周年紀念文〉，頁13。

<sup>7</sup> 高卓廷：〈本報約章〉，《時事畫報》1905年創刊號，頁1。

<sup>8</sup> 高卓廷：〈本報約章〉，頁1。

馳騁中原，競爭舞場」，國家「就此勃興」，<sup>9</sup>進而出現一個民權發達、民氣可用、民智大開的理想王國。正是在這種理念下，該刊針對晚清民初之現實政治或社會重大事件發表了大量的主題鮮明的時事新聞圖畫、漫畫作品與時論政評。

在時事新聞圖畫層面：出現了題名為〈熱心拒約〉、<sup>10</sup>〈粵垣拒約現狀〉、<sup>11</sup>〈媚外賤種〉、<sup>12</sup>〈追悼記事〉、<sup>13</sup>〈學生愛國〉、<sup>14</sup>〈國恥須知〉、<sup>15</sup>〈偉人不死〉、<sup>16</sup>〈歡飲陳記者出獄紀盛〉、<sup>17</sup>〈國恤志哀〉、<sup>18</sup>〈社會大家〉、<sup>19</sup>〈拒約人心未死〉、<sup>20</sup>〈普天同悼〉、<sup>21</sup>〈國恥警醒圖組畫〉、<sup>22</sup>〈馬（達臣）潘（信明）夏（重文）三烈士出獄紀念圖〉、<sup>23</sup>〈熊成基不死〉、<sup>24</sup>〈旗人爭國會〉、<sup>25</sup>〈立憲時代之預備如此〉、<sup>26</sup>〈嗚呼海外僑民之生命〉、<sup>27</sup>〈公祭秋瑾〉、<sup>28</sup>〈保皇黨變形之帝國憲政會〉、<sup>29</sup>〈馮偉人紀念日記盛〉、<sup>30</sup>

<sup>9</sup> 認生：〈賀年文〉，《時事畫報》1906年第1期，頁17。

<sup>10</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1期，頁21。

<sup>11</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5期，頁22。

<sup>12</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3期，頁9。

<sup>13</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4期，頁13。

<sup>14</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6期，頁15。

<sup>15</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9期，頁9下。

<sup>16</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2期，頁11。

<sup>17</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35期，頁10。

<sup>18</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8期，「全期為國恤專輯」，全輯共收錄有關該主題的新聞圖畫共17幅，見頁1-17。

<sup>19</sup> 《時事畫報》1913年第11期，頁5。

<sup>20</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19期，頁15。

<sup>21</sup> 《時事畫報》1913年第11期，頁3。

<sup>22</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4期，頁9下。

<sup>23</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26期，頁2。

<sup>24</sup> 《時事畫報》1910年第3期，頁1。

<sup>25</sup> 《時事畫報》1910年第2期，頁5。

<sup>26</sup> 《時事畫報》1910年第3期，頁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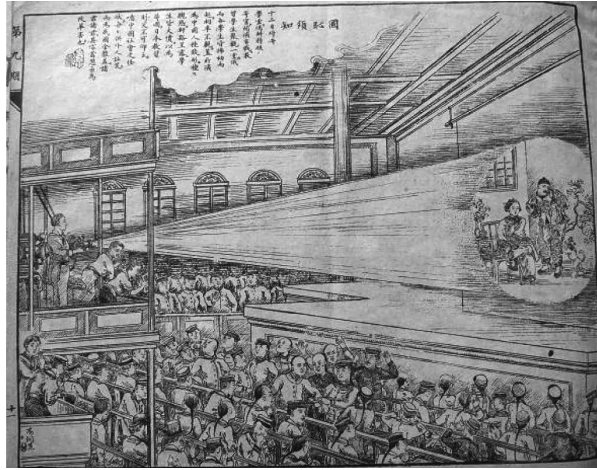
<sup>27</sup> 《時事畫報》1909年第10期，頁4-9。

<sup>28</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4期，頁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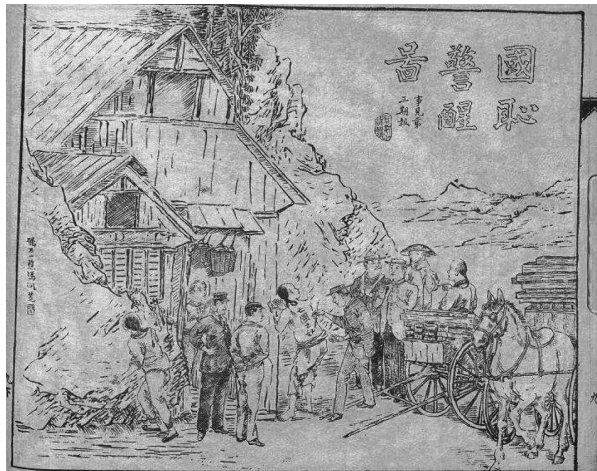
<sup>29</sup> 《時事畫報》1909年第10期，頁24-26。

<sup>30</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20期，頁3。

〈英雄不死〉、<sup>31</sup>〈烈士踏海又見〉、<sup>32</sup>〈番禺監獄之黑暗組畫〉<sup>33</sup> 等的時事新聞圖畫。



圖二：1906 年第 9 期頁 3 上刊登的〈國恥須知〉



圖三：1906 年第 4 期頁 9 下刊登的〈國恥警醒圖〉

<sup>31</sup> 《時事畫報》1906 年第 20 期，頁 8。

<sup>32</sup> 《時事畫報》1906 年第 32 期，頁 4。

<sup>33</sup> 《時事畫報》1910 年第 4 期，頁 3-4。

這些時事新聞圖像不僅畫面生動真實，而且配以文字說明，歷數該則新聞的社會或事件背景、發生的時間地點和過程結果，同時常常撰寫幾十字的言簡意明、畫龍點睛之點評，來闡述編者的鮮明觀點和立場。

在漫畫層面：出現了諸如〈黑暗世界〉、<sup>34</sup>〈特別抵制會議〉、<sup>35</sup>〈國恥〉、<sup>36</sup>〈拒約〉、<sup>37</sup>〈發聲振聵〉、<sup>38</sup>〈進化淘汰〉、<sup>39</sup>〈報界現象〉、<sup>40</sup>〈抵制條約〉、<sup>41</sup>〈國喪餘聞〉、<sup>42</sup>〈粵漢鐵路〉、<sup>43</sup>〈中國〉、<sup>44</sup>〈大蟲惑〉、<sup>45</sup>〈憲政〉、<sup>46</sup>〈斬蛟圖〉、<sup>47</sup>〈立憲先聲〉、<sup>48</sup>〈民表〉、<sup>49</sup>〈國喪大哀〉、<sup>50</sup>〈愛國夢〉、<sup>51</sup>〈最近之宦海風濤〉、<sup>52</sup>〈憲政實行〉、<sup>53</sup>〈議員之怪像〉、<sup>54</sup>〈防黨〉<sup>55</sup>等等漫畫，這類漫畫兼具抨擊政治晦暗和譏諷社會現實交相疊加的鮮明時代特點，它們無不以國家觀念為旨，緊密結合現實政治和社會出現的各種新聞事件作為描繪的素材，將批判的鋒芒對準腐朽沒落的晚清政府

---

<sup>34</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4期，頁21。

<sup>35</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1期，頁17。

<sup>36</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4期，頁22。

<sup>37</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6期，頁20-21。

<sup>38</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6期，頁22。

<sup>39</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2期，頁24。

<sup>40</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17期，頁3。

<sup>41</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17期，頁23。

<sup>42</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8期，頁22。

<sup>43</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4期，頁11。

<sup>44</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9期，頁23。

<sup>45</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5期，頁12。

<sup>46</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23期，頁2。

<sup>47</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28期，頁1下。

<sup>48</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1期，頁9。

<sup>49</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5期，頁9下。

<sup>50</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6期，頁9。

<sup>51</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30期，頁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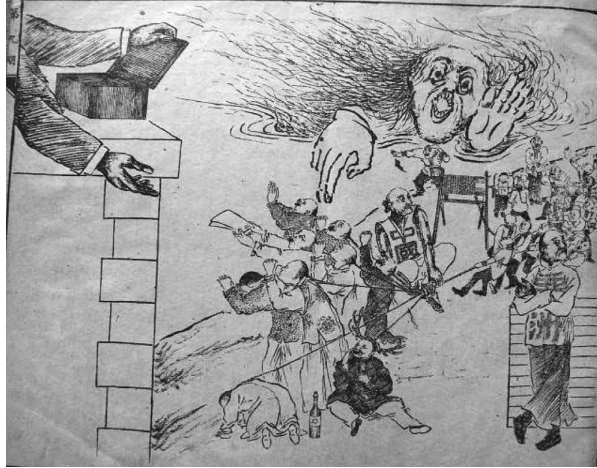
<sup>52</sup> 《時事畫報》1909年第2期，頁11下。

<sup>53</sup> 《時事畫報》1909年第7期，封面後一頁，彩圖。

<sup>54</sup> 《時事畫報》1909年第18期，頁10。

<sup>55</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3期，頁11下。

及西方列強。



圖四：1906年第9期頁23刊登的諷刺漫畫〈中國〉

清末報刊不僅是社會輿論的晴雨表，而且還是表達民眾對國家前途、政治國策的一個民間途徑，因此《時事畫報》創編者們十分關注這個領域的動向，在他們的治國觀念裡，反對封建輿論的專制統治是它們的重要任務之一，所以在該報圖文中，經常會報導各地輿論機關因發表不合時宜的新聞而遭到清政府查禁的消息，它們通過這些圖文來揭露和抗議清政府鉗制社會輿論的專制統治。





圖五：1908年第5期頁3下刊登的〈漢報被封〉新聞畫



圖六：1908年第28期頁4上刊登的汕頭《雙月畫報》被封的新聞畫



圖七：1909年第2期頁2刊登的《湖北日報》被查禁的新聞畫

至於該刊先後所設的短評、論說、時評、雜文等所載文章欄目，更是橫貫中外、緊扣社會熱點和事件，借古諷今、犀利評點。然而這種尖銳的批判鋒芒並不貫穿於整個畫報出版過程，其圖文風格經歷從強——弱——基本啞聲的這樣一個轉換空間：即初期展示激烈時代風雲、高調革命——中期更關注社會風俗的改良——後期致力於學術專業化，尤其體現在美術領域。這裡以對革命黨人和反清志士的圖文敘事立場為例：在畫報的早期，時間大約從1905年至1907年間，無論是對前者的秋瑾（1875-1907）、陳天華（1875-1905）、熊成基（1887-1910）、徐錫麟（1873-1907）、史堅如（1879-1900）、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等，還是對後者的馬達臣、潘信明、夏重文、馮夏威（1881-1905）、李培仁、章太炎等，創編者們是懷著崇敬的文筆給以熱烈的讚美和歌頌，如〈雲南獨反〉、<sup>56</sup>〈馬潘夏三烈士出獄紀念

<sup>56</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13期，頁6。

圖)等。而到了1908年後,他們對同樣是各地革命黨人舉事起義和反清志士的描述文筆卻有了鮮明的轉變,如〈皖亂已平〉、<sup>57</sup>〈革黨何多〉、<sup>58</sup>〈又獲革黨〉、<sup>59</sup>〈革黨起事〉、<sup>60</sup>〈武昌黨禍〉、<sup>61</sup>〈安慶亂事〉、<sup>62</sup>〈捕拿革黨〉、<sup>63</sup>〈助逆〉、<sup>64</sup>〈東江會黨起事〉<sup>65</sup>等圖文敘事的描述中,文鋒裡充斥著不屑、鄙視,甚至是斥責。有的貶稱革命黨人為「亂黨」,<sup>66</sup>有的污蔑革命黨人軍紀嚴明,秋毫無犯,是「籠絡人心」,「愚民所為惑也」;<sup>67</sup>有的嘲諷革命黨人「無一成事者,徒死而已」、<sup>68</sup>「朝廷有先知之人物,而黨人之事機不密,其敗也必矣」、<sup>69</sup>「雖然革命黨人無不失敗者,雖多不足慮」<sup>70</sup>等;更有甚者將革命黨人的反清起義定性成「悖逆之事」,<sup>71</sup>「預備立憲之詔既下,黨人尙猖獗至此」,他們竟要革命黨人放棄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綱領,重新「洗心革面,復作良民,慎毋輕於嘗試,更殆累無辜也」。<sup>72</sup>

<sup>57</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7期,頁4。

<sup>58</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4期,頁3。

<sup>59</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7期,頁11。

<sup>60</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9期,頁6。

<sup>61</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2期,頁5。

<sup>62</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9期,頁2下。

<sup>63</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5期,頁1下。

<sup>64</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12期,頁3下。

<sup>65</sup> 《時事畫報》1909年第18期,頁2。

<sup>66</sup> 〈捕拿革黨〉,《時事畫報》1908年第25期,頁1下;《時事畫報》1908年第27期等。

<sup>67</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12期,頁3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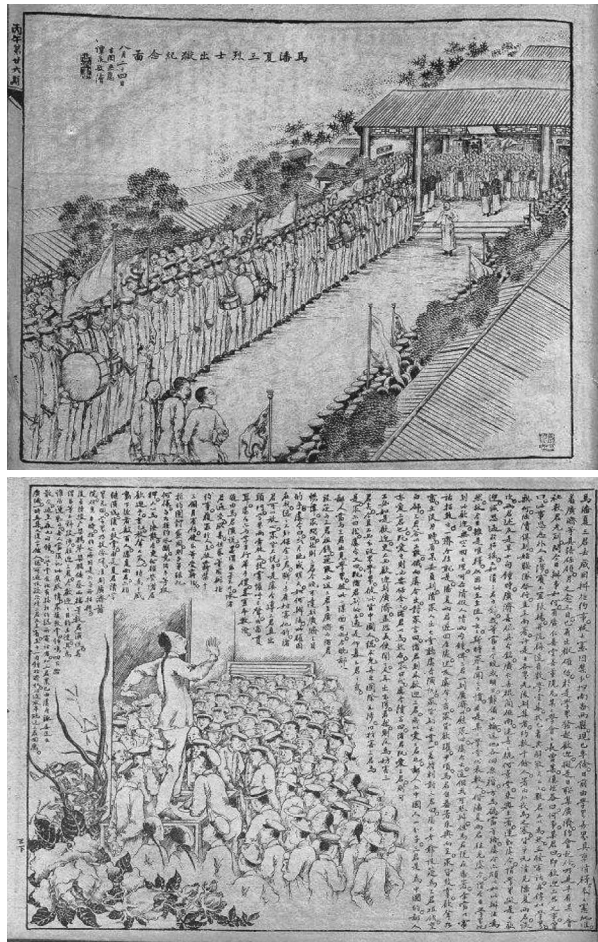
<sup>68</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9期,頁7。

<sup>69</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5期,頁1下。

<sup>70</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4期,頁3。

<sup>71</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7期,頁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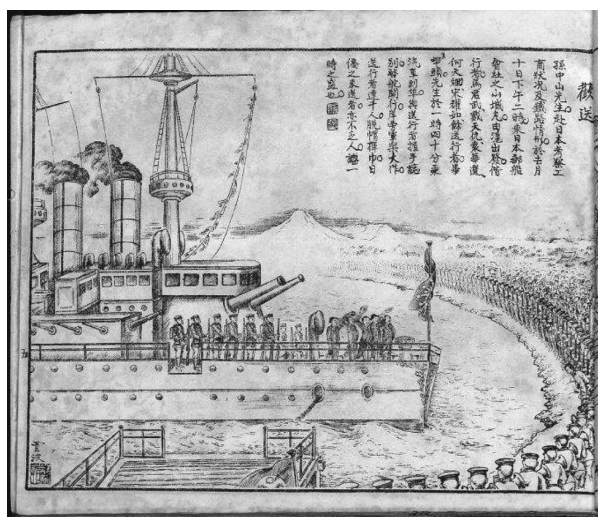
<sup>72</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2期,頁5。



上圖八、下圖九：1906年第26期頁3刊登的上下兩圖〈馬潘夏三烈士出獄紀念圖〉詳細地記載了清末廣東的一段愛國歷史



圖十：1908 年第 13 期頁 4 報導了章太炎等人聚集在日本的雲南同鄉會成員，醞釀建立革命軍，謀求雲南獨立的新聞圖畫



圖十一：1913 年第 10 期頁 5 刊登的歡送孫中山出訪日本的新聞畫



圖十二：1908年第29期頁7刊登的〈革命黨案〉新聞圖畫

1908年第29期刊登的新聞圖畫〈革命黨案〉，嘲諷革命黨人「無一成事者，徒死而已」。刊物政治理念的這種轉變顯然同社會政治大環境有著緊密的聯繫，也同中國社會轉型期間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政治鬥爭有關，更與兩派鬥爭處於高潮低潮，鼓吹君主立憲派一度喧囂甚上的國情不無關係。這種自相矛盾的政治立場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在清朝政治社會大轉型期間的複雜性、矛盾性與多樣性。也許還與刊物主創人員變動有關係，1908年第18期上，發行人署賴應鈞（生卒年不詳），編輯人潘達微、印刷人張彤之（生卒年不詳）。1912年9月該報「由廣州同志發起與《平民畫報》合併，從新組織，命名《廣州時事畫報》<sup>73</sup>後，據該報的版權頁署，改名後的畫報「總理鄧警亞，發行人李夢痕，編輯魯達，印刷何楠」，我們可得知早中期該報的主要骨幹陳劍士、高卓廷等人已不再是該報的核心人員，儘管其中的革命黨人潘達微、鄧警亞（1889-1972）、陳劍士等人還有圖文斷續地在畫報上發表，但刊物的政治立場和革命主調卻在末期尤其顯得蒼白無

<sup>73</sup> 《時事畫報》第1期，1912年9月。

力，它也反映出社會轉型期間，畫報的一些創編者們遊移於激進革命和保皇改良之間的一種矛盾心態與理念的漩渦之中的觀念表現。

## 二、社會風俗觀念視野領域

有關該領域的學術觀點，讀者可參閱本刊第5期上筆者撰寫的〈清末廣東《時事畫報》研究綜述〉一文，該文在綜述臺灣清華大學歷史學系侯京吾撰寫的碩士論文《圖改地方風俗：以廣州《時事畫報》為中心（1905-1912）》一節中已有評論，<sup>74</sup> 筆者很欣賞作者的深入梳理、分析和理論思考，此間不再贅述。這裡筆者只是從該畫報與北京、上海等同時代同類出版的畫報的比較角度，概述它獨具的三大鮮明特徵：

首先，《時事畫報》在將新聞圖畫與社會風俗改良理念結合方面獨具匠心，遠高於同時期的畫報。尤其是在時諧欄和隱喻欄中的漫畫量多面廣，畫風更是尖銳潑辣。這是上海出版的《圖畫日報》、北京出版的《北京畫報》、天津出版的《醒俗畫報》等所不能同日而語的。改良風俗的社會新聞圖畫和上述兩欄中的圖畫在數量上佔據了整個畫報的三分之二，創編者們在這個領域是花了極大的心血和力量來貫徹這個意圖的，他們認為「要向一般普及者進行社會思想功德教育，惟報出於畫」。<sup>75</sup> 正是在這種觀念下，為使自己的改良願望得到理解和推行，不僅在報導社會新聞畫中，常常在文末亮明編畫者們移風易俗的觀點，而且在時諧欄中的漫畫中插進大量文字，抨擊舊風陋習或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其覆蓋的範圍涉及到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婚嫁、戒毒、禁煙、喪葬、生子、賭博、拜神、求巫、風水、家庭、纏足、科考、納妾、虐婢、盜賊、苛捐、慈善、捐款、

<sup>74</sup> 侯京吾：《圖改地方風俗：以廣州《時事畫報》為中心（1905-1912）》（新竹：清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1月）。

<sup>75</sup> 炫外：〈說畫報〉，《時事畫報》1912年第1期，頁30。

節慶等等。這裡僅舉數例，以窺全豹：如1906年第1期的〈七都紳士禁革陋俗〉圖文組畫共達8幅：禁生小孩備禮品、禁女兒出嫁備嫁妝、禁女兒女婿探望岳父母備禮品、禁四季節氣送水果、禁父母祖父母葬禮請葬禮樂手、禁男女占卜算命、禁每年神誕日備送牲畜祭拜（只能在12月拜一次）、禁外孫出生不備禮、禁搭臺唱戲每年最多二臺，其中所規定的禁俗細節令今人都感到不如而汗顏。



上圖十三、下圖十四：1906年第1期的刊登的〈七都紳士禁革陋俗〉全圖



1912年第1期由廣州民眾自發組織的改良舊俗的民間社團「心社」，在該畫報上刊發一組漫畫圖文，宣導社員們自覺革除舊習12項：不食肉、不飲酒、不吸煙、不用奴僕、不坐人力車、不稱族姓、不婚姻、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入政黨、不作軍人、不奉宗教。其中的一些規定本不屬於舊風陋俗範圍，只是個人職業前途或信仰之選擇。但我們從其每幅圖詳細的文字解說裡，仍然可感受到那時廣東社會一般民眾渴望改革不良社會風氣的迫切心情，以及社會轉型期間，即在封建性向現代性轉換時期近代一些先鋒超前的時代意識。

第二，它具有濃郁的廣東地方風格，不論是社會新聞圖畫，標時諧畫、滑稽畫的系列組畫，還是文字部分的南音、版本、粵謳等欄目所刊登的各類載體文章詩歌，如班本〈迷信鏡〉、〈辟神權〉、〈見出遊煙精懊悔〉、〈煙精自歎〉、〈牛郎道情〉、〈織女訴恨〉、〈自強員佛山演說〉、〈遷華埠僑民歎苦〉、龍舟歌〈紈綺鏡〉等，更是同時代其他畫報的軟肋。報刊上採用地方方言描繪的圖文出現在十九世紀末期，以《遊戲報》、《方言報》、《海上奇書》等為代表的小報和期刊在這個領域作了一些最早的嘗試。而像《時事畫報》用如此多篇幅的方言圖文形式來報導所見所聞，在同時代畫報中可屬鳳毛麟角，也是同類報所不可比擬的。這種主動性的編輯意識不僅可使畫報更接近社會底層的一般普通民眾，濃濃的方言俗語極大地拉近了執筆文人與本地「下里巴人」的感情距離，而且使得它所報導的新聞與宣傳觀點走出知識分子圈子的狹小空間，進入到市井街巷，田頭陌阡，為百姓喜聞樂見，更易為凡夫俗子、農婦孺兒所了解和知曉。這種採用方言圖文的編輯理念實踐了畫報成為普及社會教育的一種輔助手段，正如〈說畫報〉一文的作者所說「鴻篇巨制，經世大文，出之以叢報」、「電郵傳訊，羅陳政務，有賴於日報」，而這種極具地方風格的方言圖文，能產生「種種機能，庭闈之間，悉老稚作喁喁語，繞桌撥棊，相與指點圖畫，神往悠然，轉不覺時事之潛印腦間，如資之竊門入室亦，日浸

月滋，甚所以轉社會陋習也」。<sup>76</sup>1908年第23期刊登的下面四幅題名〈俗語對〉的漫畫，畫面妙趣橫生，令人噴飯，生動地展現了其時廣東地區濃郁的民風民情。



圖十五：1908年第23期頁10下刊登的〈俗語對〉



圖十六：1908年第23期頁5上刊登的〈俗語對〉

<sup>76</sup> 炫外：〈說畫報〉，《時事畫報》1912年第12期，頁30。

第三，採用多元的角度來促進社會風俗的改良。創編者們不僅僅用手中的筆吶喊社會改良，而且常常身體力行地用實際行動以畫報社為陣地，舉辦各種展覽會、演講會、紀念會，興辦各類講座和組織慈善捐贈等活動來促進社會改良的轉變與進步。〈上海書畫展覽會〉、<sup>77</sup>〈美術展覽會之熱鬧〉、<sup>78</sup>〈美術陳列場〉、<sup>79</sup>〈中國救亡品物〉、<sup>80</sup>〈畫報茶會〉、<sup>81</sup>〈特別演說〉、<sup>82</sup>〈農民講求新學〉、<sup>83</sup>〈香港美術賽會紀盛〉、<sup>84</sup>〈萬國寫真賽會〉、<sup>85</sup>〈演說紀盛〉、<sup>86</sup>〈馮偉人紀念紀盛〉、<sup>87</sup>〈歡迎陳記者出獄紀盛〉、<sup>88</sup>〈圖畫展覽會之紀盛〉、<sup>89</sup>〈女學展覽會〉、<sup>90</sup>〈講學會〉和〈閱書報處開幕〉、<sup>91</sup>〈北部賑災會開幕紀盛〉和〈河南美術賑展覽會紀圖〉<sup>92</sup>等圖文從不同角度或多或少地透露了該刊積極參與這些改良社會風氣的努力和實踐活動。1908年6至7月廣東各地發生了大風災，該刊不僅撰寫社論〈論吾粵各省售物賑災事〉，刊登漫畫〈賣拍賑災會〉<sup>93</sup>等，同年出版的第18期還專出了賑災攝影專集，共收錄寫真照片80餘幅，詳列了此次由報社成員一起組織和參與的活動照片，內容有賑災會各幹事照片、賑災展品會場圖錄、商業機構賑災物品、美術展覽拍品現場、省各地風災現象圖等等。

<sup>77</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9期，頁3。

<sup>78</sup> 《時事畫報》1909年第1期，頁2下。

<sup>79</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0期，頁5下。

<sup>80</sup> 《時事畫報》1909年第3期，封面後一頁，彩圖。

<sup>81</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1期，頁3。

<sup>82</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7期，頁7。

<sup>83</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17期，頁21。

<sup>84</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30期，頁13。

<sup>85</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7期，頁3。

<sup>86</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1期，頁10。

<sup>87</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20期，頁3下。

<sup>88</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35期，頁8。

<sup>89</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1期，頁5。

<sup>90</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14期，頁3。

<sup>91</sup> 《時事畫報》均載1908年第9期，頁7。

<sup>92</sup> 《時事畫報》均載1908年第16期，頁3-4。

<sup>93</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17期，頁22。



圖十七：1908年第1期頁5新聞畫〈圖畫展覽會之紀盛〉



圖十八：1908年第29期頁3新聞畫〈上海書畫展覽會〉



圖十九：1908年第14期頁7新聞畫〈閱書報處開幕〉



圖二十：1908年第9期頁3新聞畫〈女學展覽會〉

### 三、美術觀念視野領域

《時事畫報》美術創作隊伍十分整齊，其中有擅長人物畫的崔芹（詠秋，1841-1915）、馮如春（潤芝）、譚泉（雲波，1846-1927）、葛璞（小堂，生卒年不詳）、鄭萇（侶泉）、羅清（寶山，生卒年不詳）、崔岐（杏山，生卒年不詳）、何曷（劍士）、崔鳴周（生卒年不詳）、林朴初（生卒年不詳）、莫惠承（生卒年不詳）。有專長於山水草蟲花卉鳥獸畫的伍德彝（乙莊）、劉鸞翔（連笙，1848-1923）、潘達微（鐵蒼）、尹燿（笛雲，1860-1932）、梁於渭（杭雪，？-1912）、程景瑄（竹韻，生卒年不詳）、傅壽宜（蒲仙，1873-1945）、李鼈（莠青，生卒年不詳）、李明貽（谷初）、鄭遊（小浦，生卒年不詳）、陳鑒（壽泉，生卒年不詳）、陳懋謙（貞山，生卒年不詳）、陳廉（寰呼，生卒年不詳）、張鸞翔（孝懂）、衛麟（玉書，生卒年不詳）、高麟（卓廷）、陳詡生、葉灝廣（生卒年不詳）。其中潘達微和陳劍士為全刊圖畫總撰員，這批人均是清末民初年間活躍在廣東地區的一批美術家。



圖二一：1907年廣東舉辦第一屆美術展覽會的美術同人合影

有學者撰文稱他們是近代中國畫壇嶺南畫派的開創者與代表人物。在他們的觀念中，美術是一門科學，也是社會教化能量中開啟民智、普及教育的一種武器。這種武器是在清末宣導新學、辛亥革命、拒約風潮、廣東路潮洶湧、立憲爭議等這一系列特定的歷史情境中，開始從傳統形態向近現代化形態轉化的過程中起步的。他們認為美術是改變一個人心情的主要途徑，它可以「養高尚之人格，可以陶淳雅之性情」，如將這種心情推及至社會中每一個人，就能到達那「造成高尚淳雅之社會，群德休而政教善，雍和見而暴戾消，文明之真，自此得之」<sup>94</sup>的理想國度。爲了實現這個夢想，「冀慰開辦此報之初心，而欲以時事圖畫爲嚮導國民之要義」，<sup>95</sup>這些美術家們至少在美術觀念領域作了同時代石印畫報所欠缺的三個層面的努力：

第一層面，採用隱喻、象徵的繪畫手段，曲折地表達其「藝術救國」的政治理念。該畫報從創刊起，幾乎每一期均刊登多幅傳統文人畫中的山水草蟲花鳥石獸或古典人物爲主題的中國畫，儘管這些畫作滲透著繪畫者們血液中本能地流淌著那種中國傳統文化繪畫技能中的基因，但是，這種基因卻在新的時代潮流中展現出新的變異，他們給予這些筆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石、一鳥一蟲、一花一獸等等都賦予了新的含義和生命力。賦予象徵意味的「梅蘭竹菊」等不再單純表現爲封建文人的清高自潔的意境，而是面對醜惡官場腐敗、時局安危、民風陋習等一系列批判社會現實的反光鏡和利劍，「鷲禽猛獸」不再是傳統題材中表現個人情懷的一種願望，而是晚清激烈的社會變革中表達畫者投身這場改革所抱負的那種壯懷激烈的革命信念。1909年第15期封面〈厲斧斬荊棘〉，隱喻著報人們砍斷封建專制枷鎖之寓意。1910年第1期的封面〈青天旭日〉，隱含報人們期待新時代的到來。

<sup>94</sup> 詔生：〈說畫報〉，《時事畫報》1912年第1期，頁30。

<sup>95</sup> 〈本報出版一周年紀念文〉，《時事畫報》1906年第26期，頁13。



圖二二：1909年第15期封面〈厲斧斬荊棘〉



圖二三：1910年第1期封面〈青天旭日〉

第二層面，畫筆指向國家命運與現實政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正如本文在國家觀念視野領域中所闡述的，該畫報凡是標以隱喻畫、



喻言畫、諷刺畫、時諧畫、滑稽畫、寓言畫、笑話，或是冠以主題名的漫畫、組畫等都是針對社會熱點和痼疾有感而發，絕不作無病呻吟之狀，其畫風所表達的切脈刮骨式般的警世醒世之敏銳性、尖銳性和批判性，具有深刻的透析力和感染力，也是同時代畫報的佼佼者。

第三層面，大膽創新，在同類刊物中率先採用彩色漫畫作為刊物封面。在中國近代畫壇，據筆者掌握的文獻資料來看，最早發現的彩色漫畫是1899年7月後發行的單張彩色〈時局圖〉，<sup>96</sup>最先出版配有彩色漫畫封面的雜誌是1904年1月創刊於上海的《女子世界》，以紅黑綠三色套印的梅花隱喻著女性啓蒙的獨立意識在封建父權佔統治地位的寒冬歲月中傲雪鬥霜的寓意。在此期間，彩色單幅漫畫極罕見，採用彩色漫畫作為刊物封面的更是寥寥無幾。《時事畫報》是眾多紙質媒體中最先採用彩色圖像作為封面的先鋒，它大約自1906年下半年起創新，一改前期的單色封面技法，開始採用二種色彩作為封面，以後色彩陸續增加至五種、七種，赤橙黃綠青藍紫都曾出現在刊物的各期封面裡，這些封面既有以山水草蟲花鳥石獸或古典人物為畫面，也有賦予特定時代含義的諷刺漫畫。這些畫作不僅帶有中國畫壇嶺南畫派獨具的魅力和風格，色彩豔麗明亮，燦爛熱烈，筆墨豪邁勁爽，淋漓酣暢，構圖線條考究精細，佈局完整合理，尤其是有些帶有漫畫風格的封面都包涵了作者對國家和社會問題的現實思考，充滿著革命的激情和時代精神，如寓意晚清社會政治社會昏暗的1908年第3期的〈筆掃鬼魅〉，表達了創編者們拿起手中的筆桿蕩滌舊世界一切醜惡事物的決心，第6期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和1909年第3期封面〈中國救亡品物〉，從不同視角鞭撻國難當頭，不同階層的人們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與擔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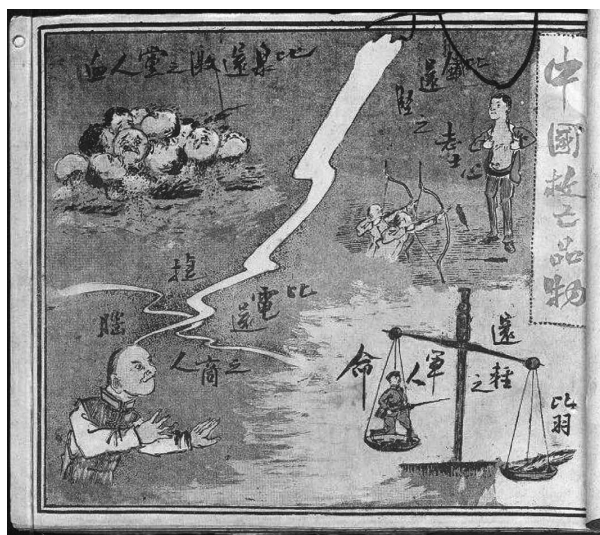
<sup>96</sup> 魯道夫·G·瓦格納對該畫的來龍去脈作了迄今為止最全面的考訂和闡釋。參見魯道夫 G. 瓦格納：〈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東亞觀念史研究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14-35，



圖二四：1908年第3期封面〈筆掃鬼魅〉



圖二五：1908年第6期封面〈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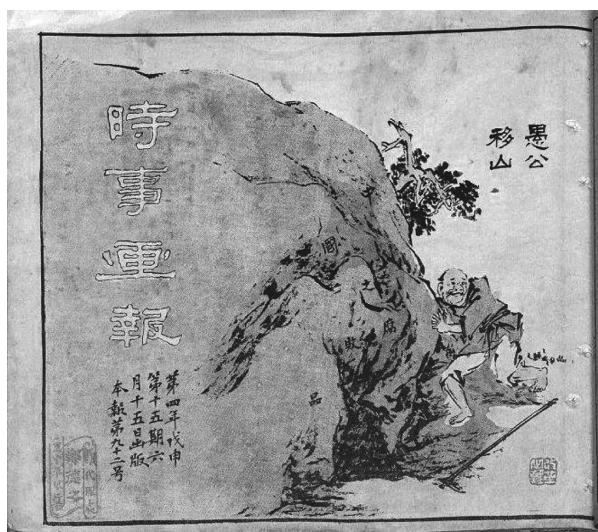
圖二六：1909年第3期封面〈中國救亡品物〉

以及1908年第2期封面〈少年中國〉、第5期的〈醒獅圖〉、第9期的〈屈原手持利劍，遙望長城內外〉、第11期的〈爲民驅害〉、第15期的〈愚公移山〉、1909年第1期的〈鐵血主義〉、第14期的〈長城內外揭竿而起〉，第15期的〈厲斧砍荊棘〉、1910年第1期的〈旭日東昇〉、第2期的〈金雞報曉〉<sup>97</sup>等等，更是表達了其時政治局面動盪不安下，國人們改變社會現狀的迫切要求：有的以炸響仍在沉睡中的睡獅爲己任，有的熱盼國家能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有的呼籲以愚公移山精神推翻舊制度，建立新社會，更有甚者呼喚用鐵血主義轟擊面臨風雨飄搖之際的晚清政府統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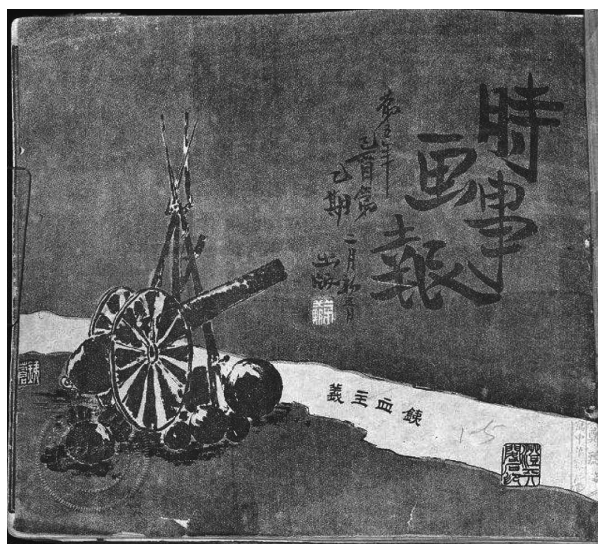
<sup>97</sup> 多數封面題名爲筆者根據畫面主題內涵自擬。



圖二七：1908年第5期封面〈醒獅圖〉



圖二八：1908年第15期封面〈愚公移山〉



圖二九：1909年第1期封面〈鐵血主義〉



圖三十：1908年第14期封面〈長城內外揭竿而起〉

正是上述這些封面畫作映襯出《時事畫報》創編者和畫家們在時代風潮的變幻中，所體現出來的清醒的民族危機感和關心國家命運使命感的一大視野和思想觀念，同時在以自我意識為契機的自我蛻變中展現出來的不斷完善的美術觀念和繪畫技能。這種思想觀念和美術觀念在1908年第2期封面〈少年中國〉和1910年第2期封面〈金雞報曉〉中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前者畫面將滿清政府描繪成一個行將就木的垂死老者，嗷嗷待斃，一個身穿革命軍服裝，棄滿清辮髮頭戴軍帽，手持長槍武器，駿馬旁立的英俊少年藐視著他；後者畫面採用引吭高歌的大雄雞正在大聲啼鳴，迎接著新一天的到來，隱喻著一個嶄新的新世界即將來到。



圖三一：1908年第2期封面〈少年中國〉



圖三二：1910年第2期封面〈金雞報曉〉

#### 四、女權觀念視野領域

只要翻閱清末民初出版的報刊，研究者可發現這樣一個內容規律，即女性問題始終是社會輿論關注的重點。1898年7月裘毓芳（1871-1904）主編的中國第一份婦女雜誌《女學報》在上海創刊，1912年5月張亞詔（生卒年不詳）在上海創辦推出了《女權》雜誌。從「女學」到「女權」，僅一字之差，但卻折射出女子在激盪的時代變幻風雲中的政治社會觀念的轉向和奮鬥目標。如果說前期解放婦女的觀念還是處在「立女塾、設女學報、植女公會、啟女觀書樓、勸女工、恤孤老、獎孝節、賞才藝、設女書會、立女醫院、賽美會、練女子軍」<sup>98</sup>等階段，那麼到了民國初年，婦女們開始為自己的政治權利、參政權利和男女平等的社會權利而吶喊鬥爭。《時事畫報》也不例外，其出版時期正是處在這兩份雜誌先後誕生的時段裡，因此也處處浸透

<sup>98</sup> 佚名：〈女子愛國說〉，《女學報》第5期，1898年9月，頁碼不詳。

著時代的這種變遷，從創刊至停刊，婦女問題始終是該畫報關注的社會問題之一。概覽該畫報的婦女圖像主題，它主要集中在三個角度：

### （一）婦女教育角度

在創編者們的觀念中，婦女教育是啟蒙女性思想和行動的重要管道，也是解放與砸爛女性封建桎梏的有力武器與手段。數千年來的不斷延續下來的中國封建家庭倫理，如三從四德、<sup>99</sup> 笑不露齒、腳不露裙、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從一而終等封建倫理常規束縛禁錮著人們對女性道德的評判標準。這種為適應封建父權制度，維護父權一夫家庭（族）利益需求的道德倫理是遵從儒家禮教「男尊女卑」、「內外有別」的原則下所產生的對婦女一生思想上、道德上、行為上和修養上所應遵循的所謂的規範要求，到了清朝更是達到頂峰。而要破除這種封建禮教，教育是唯一在清末廣東所掀起的女學風潮中最切實可行的途徑：「近日城廂內外，女學堂咁多，城內如尚德，如英才等校，城外西關如坤維、如家庭教育講習院、如育坤、如頌賢等校」，這類女子學校以傳授科學知識為己任，「件件知識都由讀書而來，而且學堂裡頭，有咁多野教，又修身、又史學、又地理、又算學、又家政，咁多樣」。<sup>100</sup> 正是在這種教育觀念的引導下，該畫報大力報導各地，尤其是廣東地區婦女教育的圖文，吶喊時代婦女的心聲，〈女界光明〉、<sup>101</sup> 〈女遊學可嘉〉、<sup>102</sup> 〈提倡女學〉、<sup>103</sup> 〈資送女學生東游〉、<sup>104</sup> 〈女學展覽會〉、<sup>105</sup> 〈女子公學救苦救

<sup>99</sup> 三從是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是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sup>100</sup> 浣白：〈勸女子學堂讀書〉，《時事畫報》1906年第22期，「白話文欄」，頁14下。

<sup>101</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1期，頁6。

<sup>102</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6期，頁7。

<sup>103</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6期，頁8。

<sup>104</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22期，頁3下。

<sup>105</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14期，頁3。



難》、<sup>106</sup>〈京師女學傳習所開幕〉、<sup>107</sup>〈女士演說〉、<sup>108</sup>〈開通女智〉、<sup>109</sup>〈記上海女塾運動會〉、<sup>110</sup>〈女學生須知〉、<sup>111</sup>〈女士之壯游〉<sup>112</sup>等即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這個時期婦女教育的現狀。甚至在它的廣告頁中不斷刊登女校的招生廣告，鼓動婦女參與各類學校的學習，進而轉變世界觀，切望實現創編者們理想的婦女國度：「賀我女界，從此開通，柔魂二萬萬，巾幗盡英雄，不作海富孟，定為瑪別儂，造莊嚴之世界，越苦海之千重」。<sup>113</sup>



圖三三：1908年第13期頁6新聞畫〈開通女智〉

<sup>106</sup> 《時事畫報》，1912年第1期，頁30。

<sup>107</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29期，頁4。

<sup>108</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8期，頁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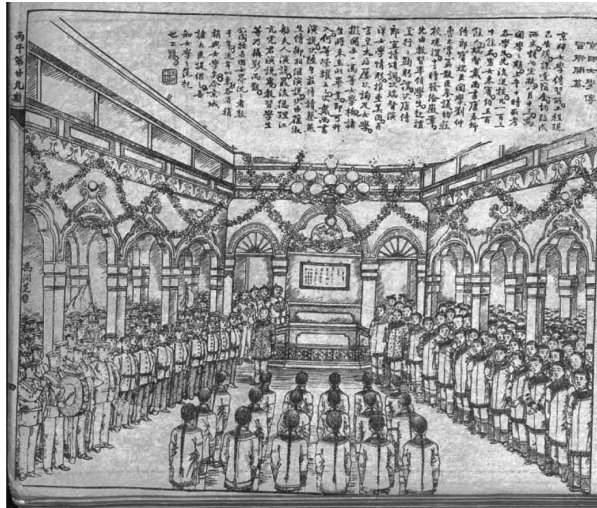
<sup>109</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13期，頁6。

<sup>110</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31期，頁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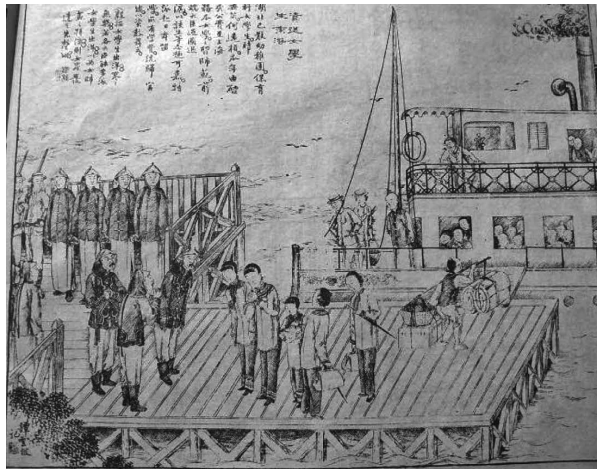
<sup>111</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9期，頁10下。

<sup>112</sup> 《時事畫報》，1909年第5期，頁6。

<sup>113</sup> 初生：〈賀年文〉，《時事畫報》1906年第1期。



圖三四：1906年第29期頁4新聞畫〈京師女學傳習所開幕〉



圖三五：1906第22期頁3下〈資送女學生東游〉



圖三六：1906年第21期頁7新聞畫〈改良女學〉和〈貴婦會出現〉

## (二) 婦女陋習角度

在清朝封建禮教的陋習中，虐婢、守寡、納妾、纏足等司空見慣，其中婦女纏足即是其最典型的外在表現。文字記載婦女纏足的历史可上溯至宋朝，到了清朝的中後期，這種陋習已經成為女性必然的生活慣例：「自從幾歲大，各地老母就同人地纏曉個對腳，日日鬧，日日講」，<sup>114</sup>5歲至7歲的女孩就被纏上了長長的裹腳布，「佢紮到實實，唉！流濃流血，好似跛嘅改樣，有時天冷，重嚙生蘿白添呀，你話慘唔慘呢」，嚴重地抑制了女性發育成長，摧殘了婦女的身心健康，十分殘忍痛苦。女性結婚前，更多男性往往用女性的小腳尺寸大小作為選擇終身佳偶的先決條件。這種愚昧落後的舊習慣使得婦女被迫成為男性的附庸和生殖機器，毫無社會地位和價值。因此清末民初，纏足和反纏足的論辯與鬥爭從無停止過。《時事畫報》作為

<sup>114</sup> 浣白：〈勸女子學堂讀書〉，《時事畫報》1906年第22期，頁14下。

廣東地區改良社會陋風惡俗的輿論先鋒，也在自辦的刊物上，連篇累牘地刊登大量文章抨擊此種封建的毒瘤，反婦女纏足運動更是該畫報的報導重點，不時佔據著它的版面，〈纏足惡果〉、<sup>115</sup>〈文明進步〉、<sup>116</sup>〈澆風漸革〉、<sup>117</sup>〈西準風俗改良效果〉、<sup>118</sup>〈纏足尾聲〉、<sup>119</sup>〈纏足之辱〉<sup>120</sup>等等圖像都圍繞著這一主題進行闡發，它們或批判這種男性主導的封建社會對婦女人性的摧殘，或頌揚那些敢於反抗這種陋習惡風的女界鬥士，或謳歌放足的社會文明進步現象，儘管批判或讚美的角度、力度與深度各有異同，但是在破除千百年來女性沿襲的封建習俗方面，創編者們順應時代進步的辦刊觀念，呼應了時代變革的需要，影響和擴大了廣東地區民風的改良。



圖三七：1909年第4期頁4新聞畫〈纏足之辱〉

<sup>115</sup>《時事畫報》1905年第3期，頁19。

<sup>116</sup>《時事畫報》1905年第9期，頁10。

<sup>117</sup>《時事畫報》1906年第2期，頁10。

<sup>118</sup>《時事畫報》1906年第17期，頁7下。

<sup>119</sup>《時事畫報》1906年第20期，頁2。

<sup>120</sup>《時事畫報》1909年第4期，頁4。



圖三八：1906年第32期頁7新聞畫〈記山西瞭足會事〉

### （三）婦女權利角度

這種權利主要體現在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前者要求參政議政，後者表現在爭取婦女婚姻自由、追求男女平等，提高女性在家庭裡的地位。如〈中國男女比較〉<sup>121</sup>以極其生動的圖像，通過鮮明的生活細節中所展現的場景對比手法，歷數現實社會中女子的長處，甚至不惜貶低男子的地位，來對抗封建社會觀念中「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圖中它將男子定義為「懶惰退化者」、「終日空談故紙，未嘗學問」、「棄人離去，犯法做賊」、「在外遊蕩，不理家事」，而對女子卻是「忍耐進化者」、「近來大多趨向實業」、「在內勤持家政」、「如今已著手爭政權、爭教育權」等的描述，反映出繪畫者觀念深處所蘊藏著的追求男女平等的渴望與訴求。〈夫婦須知〉<sup>122</sup>以「舊日夫權，今日婦權」的漫畫比較形式，將廢止休妻律例後男女離婚自由，作了形象生動誇張的描摹，透露了時代變遷中男女社會地位從男性專制制度朝著

<sup>121</sup> 《時事畫報》1913年第11期，頁38。

<sup>122</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10期，頁10。

男女平等的近現代化家庭制度觀念轉移的過程。



圖三九：1908 年第 11 期頁 10 新聞畫〈夫婦須知〉

〈女子亦能振興實業〉，<sup>123</sup> 編者特撰按語，批判大清帝國「實業不講，以致商戰輸人」，號召本省婦女向湖南女子學習「今湘省女子能研究實業，吾粵可以鏡亦」，向從來是男子一統天下的實業界發起挑戰。〈女子實業〉<sup>124</sup> 一圖更是吶喊出「天賦人權，男女惟一，共和至理，民生為先」的時代最強音。〈文明結婚〉、<sup>125</sup> 〈特別演說〉、<sup>126</sup> 〈文明結婚之可風〉、<sup>127</sup> 〈改良婚禮〉<sup>128</sup> 等則集中反映了該時代婦女強烈追求個人婚姻自由的婚戀新觀念，她們認為封建社會中盛行的父母包辦婚姻是埋葬女性幸福的墳墓，責問此種婚姻「兩未謀面，情於何

<sup>123</sup> 《時事畫報》1906 年第 31 期，頁 7。

<sup>124</sup> 《時事畫報》1913 年第 11 期，頁 11。

<sup>125</sup> 《時事畫報》1905 年第 1 期，頁 8。

<sup>126</sup> 《時事畫報》1905 年第 7 期，頁 7。

<sup>127</sup> 《時事畫報》1906 年第 31 期，頁 3。

<sup>128</sup> 《時事畫報》1909 年第 6 期，頁 6。

生？」抨擊封建社會傳承至今的喪夫守寡反對再醮的婚姻制度是「悖情滅理之法律」，是「偽道德為害烈亦」。<sup>129</sup>有的甚至提出了「欲救今日之中國」必須改良中國的家族制度，「而家族之能改良與否，則又全系乎婚姻之能改良與否也」的激烈片面主張，並特別提出了改良婚姻的四大措施：「提倡自由結婚」、「提倡再醮」、「禁戒早婚」、「禁戒多妻」。<sup>130</sup>



圖四十：1906年第32期頁17新聞畫〈女子亦能振興實業〉

<sup>129</sup> 澹泊：〈女子守清糾謬〉，《時事畫報》1912年第5期，頁26。

<sup>130</sup> 蒼生：〈婚姻改良主義〉，《時事畫報》1908年第27期，頁23-25。



圖四一：1906年第12期頁3新聞畫〈文明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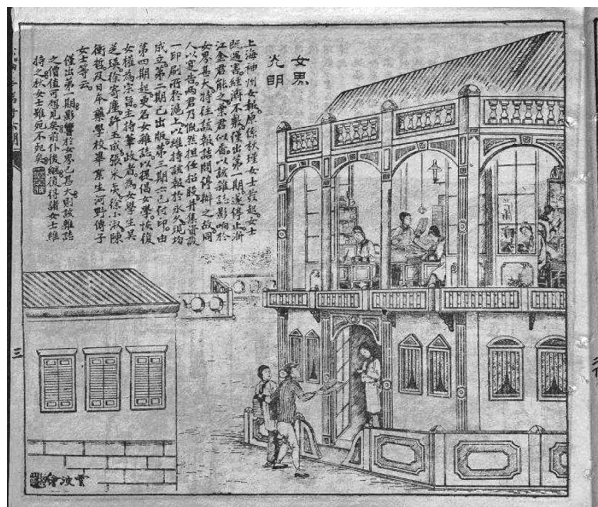


圖四二：1909年第6期頁6新聞畫〈改良婚禮〉



〈女界光明〉<sup>131</sup>等圖文則是折射出清末婦女在政治上的訴求。這類訴求在該畫報圖像上主要通過三個層面來展現：

第一層面是歌頌反清的革命女志士。如〈公祭秋瑾〉<sup>132</sup>等圖像以及劇本〈泉台秋恨〉、<sup>133</sup> 雜文〈哭徐秋二俠文〉<sup>134</sup>等。



圖四三：1908年第26期頁3新聞畫〈女界光明〉

<sup>131</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6期，頁3。

<sup>132</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4期，頁4。

<sup>133</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24期，頁16下。

<sup>134</sup> 《時事畫報》1909年第17期，頁26。



圖四四：1908年第7期頁7新聞畫〈女界國恥會〉



圖四五：1908年第4期頁4新聞畫〈公祭秋瑾〉

通過辛亥革命時期以推翻清朝政府為己任的女中豪傑秋瑾等女鬥士來反映廣東婦女的反清思想。就如畫報創編者們不用大清王朝皇帝封號

紀年，而採用中國漢族傳統紀年的干支曆法，委婉曲折地表達該刊的政治傾向如出一轍。

第二層面，報導謳歌歐美女權運動。此類圖像並不多，但從一個側面說明創編者們的觀念與視野已從廣東本地擴大至世界範圍，如〈女權過度〉<sup>135</sup>報導了美國女權組織興盛一時，他們積極參加各類女權活動，進而引起有家庭的男子們的不滿。又如〈俄國之女革命黨〉<sup>136</sup>一圖描繪了俄國女革命黨人爲了準備武裝起義身藏炸藥被捕入獄的事蹟。

第三層面，婦女參與社會活動。諸如〈女士愛國〉、<sup>137</sup>〈女董不忘拒約〉、<sup>138</sup>〈女界國恥會〉、<sup>139</sup>〈女界盛會〉<sup>140</sup>等皆是此類主題的圖像，它們或記述廣東各界婦女積極參加抗美拒約運動的各類活動和女性代表人物，或是報導她們在廣東各類國恥政治紀念活動中的婦女們的活動蹤跡與身影，以冀通過這些圖文來激發更多的婦女投身現實的政治鬥爭，爭取婦女自身的社會地位。

《時事畫報》是清末民初廣東最具影響力的圖文兼備的出版物，它曾兩次遭到清政府的查封，均緣於其發表的政治漫畫：一次是1909年，因爲登載了潘達微的〈宋江夜題反詩圖〉，該刊被查封，潘遭通緝被迫逃至香港。一次是發生在當時新軍爆發反清起義期間，《時事畫報》連發〈新軍變亂〉漫畫12幅，激怒清政府的兩廣總督，照會香港政府，勒令該刊再次停刊。1913年它又連登震動國內外的重大政治新聞事件宋教仁（1882-1913）上海火車站被刺殺的圖文報導。因此有後人撰文該畫報是「率先引進和傳播現代漫畫，揭開了中國美術史和廣府文化史新的一頁」，<sup>141</sup>也是「這一時期最具反清政治傾向的革命圖像

<sup>135</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8期，頁15。

<sup>136</sup> 《時事畫報》1909年第10期，頁13。

<sup>137</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25期，頁4。

<sup>138</sup> 《時事畫報》1906年第32期，頁8。

<sup>139</sup> 《時事畫報》1908年第7期，頁7。

<sup>140</sup> 《時事畫報》1905年第7期，頁6。

<sup>141</sup> 江沛揚：〈廣府漫畫文化與社會變革〉，廣府文化研究基地網，檢索日期：2013年4月12日。

刊物」。<sup>142</sup> 據粗略統計，《時事畫報》從創刊始至終刊，先後發表的政治時事社會新聞畫和各類漫畫高達4,000餘幅，本文僅從國家政治觀念、社會風俗觀念、美術觀念和女權觀念四大領域角度重點選錄和審讀了部分畫作，意在對該畫報的基本內容作拋磚引玉的述評。作為清末民初年間廣東地區出版發行的最主要的石印畫報，它所發揮的政治與社會影響也許遠不止本文所闡述的觀點，除了上述所論述的圖像視野之觀念範圍外，還有兩個領域值得關注：一是消費文化觀念，二是戲劇觀念領域。消費文化觀念主要體現在它每期刊登7頁至10頁不等的商業廣告上。戲劇觀念領域主要反映在及時迅速地報導廣東地方戲劇，即粵劇的改革現狀。因受篇幅限制，本文不作評論，筆者僅期望有更多的學者能從觀念史的角度出發，對它作更深入的剖析和論述。

---

<sup>142</sup> 祝均宙：《圖鑒百年文獻：晚清民國年間畫報源流特點探究》（臺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2年），頁52。